

阿拉伯信息交流中心 杨孝柏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往事依依

赖买丹·阿卜杜拉·布希特 著

作者寄语

利比亚小说，在文学运动史的这一阶段，必须反映人民群众运动的社会现实。致力于揭露现实，阐明现实中所发生的各种矛盾，这便是作家的任务。

我们需要更多地和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暴露其中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通过以石油工业为主的新的生产关系伴随而生的新的社会结构，确定人民的各个阶层。在今天，这就是我国小说事业先驱者的首要任务。

赖买丹·阿卜杜拉·布希特

（摘自 1966 年 5 月《先驱》杂志所载《论小说》一文）

前 言

班加西（Benghazi）是利比亚仅次于首都的黎波里的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港口。它北临地中海，东傍锡德拉湾（Gulf of sidra），气候宜人，风景秀丽。今日的班加西，高楼林立，树影婆娑。在创建于 1955 年的加尔尤尼斯大学里，一群群青年学生，或在花丛旁闲步，或在课桌前攻读，使这繁华的城市，平添出一种宁静，洋溢着一种浓重的文化气息。

但是在许多年以前，班加西只是一个小小的渔镇，1912—1942 年间，为意大利人所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很大的破坏。1942 年 11 月以后，英国人又占领了这个城市。利比亚于 1951 年独立后，由伊德里斯一世（Idris I）出任国王，继续维护着其西方盟国在这个国家的利益，令广大人民群众极为不满。1969 年 9 月，以一批青年军官为首的军队推翻了他的政府，使利比亚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班加西也显得越发妩媚动人了。

利比亚著名小说家赖买丹·阿卜杜拉·布希特，1935 年出生于班加西一个古老的居民区——伊赫利比什。童年时代，亲眼目睹意大利和英国占领者在他家乡的所作所为，

1956年参加工作后，又亲身经历了 he 同时代的青年们所经历过的种种坎坷。他做过小职员，当过教师，也担任过工会工作，在与下层百姓的广泛接触中，深深感受到他们的深重苦难，时时面对着社会的动荡不安。终于，在 60 年代初，他拿起了笔，以小说的形式，倾诉出人民群众的心声。

短篇小说集《往事依依》，于 1996 年由班加西民族书局出版，收集了作者创作历程中不同时期的十五篇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反映了利比亚 1969 年革命前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因此，利比亚舆论界把赖买丹·阿卜杜拉·布希特称为“人民作家”。

在小说《往事依依》中，作者着重描绘了他家乡——伊赫利比什古朴淳厚的民风 and 百姓们对意大利占领者的反抗。古老的街道，刻有浮雕的被岁月剥蚀的院墙，车铃叮当和海涛声声交相呼应，编织出一幅朴实的异国风情，主人公少年时与邻家姑娘纯洁的恋情，更衬出身陷囹圄后影孤形单所感到的凄凉。

作者在描绘景物时运用了能令人触景生情、形象生动的手法。如在《古狱旧事》中，作者以一个儿童的目光，把街道写成“像狗尾巴似的弯弯的老街”，把那座古狱写成“像冬日的乌云般暗灰色的楼房”；在《毒蝎》中把散落在沙漠绿洲上原始的房舍写成“仿佛是被狂风吹刮而来的一块块的岩石”等等。作者还生动地将人民所憎恨的入侵者比喻为“老鼠”和“毒蝎”。

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记述了利比亚在 60 年代的社会状况。在《暖冬岁月》、《大风吹落的旗帜》等篇中描写了人民的反抗和伊德里斯一世出任国王时期社会的腐败；在《街

市叙谈》和《钟声惆怅》中表达了当时利比亚青年的迷惘；在《橙汁》、《码头》中，作者也善于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这一点以在《溺水者》和《毒蝎》这两篇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将那位溺水者手中攥着的“几缕有点发红的毛发”和神话传说中在海边出现的美人鱼联系起来，使人觉得这个故事里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而在《毒蝎》一文中，作者更是利用阐述梦境把读者引入一个类似《一千零一夜》中的世界，讲述了一个沙漠中的绿洲及这绿洲上发生的神奇故事。而这个故事，却又是现实生活的真真切切的写照。

2001年6月4日出版的利比亚《阿拉伯人报》在介绍本小说集时，是这样评价的：

“赖买丹·阿卜杜拉·布希特是一位人民作家，他荷负着利比亚人的忧伤，通过小说集，说出了他良知的感言……”

相信，通过阅读这本小说，定能使我国读者对北非的这个美丽的国家有更深入的了解。

阿拉伯信息交流中心 杨孝柏

2001/7/9 于北京

目 录

作者寄语	赖买丹·阿卜杜拉·布希特 (1)
前言	杨孝柏 (1)
往事依依	(1)
戒律	(21)
溺水者	(24)
暖冬岁月	(28)
古狱旧事	(34)
怪人	(38)
大风吹落的旗帜	(43)
毒蝎	(49)
街市叙谈	(60)
一块木头	(67)
绿旗	(72)
钟声惆怅	(77)
橙汁	(82)
码头	(86)
37号病人	(94)

往事依依

他融入了黑暗之中，独自一人，在城内逡巡。一扇扇窗扉，全都对他窥视着。像一只失去了巢穴的鸟儿，他在绕着那一座座抑郁的楼房盘旋……

咖啡馆已经没人了，侍者开始收拾散放在路边的椅子，准备关门。并不抬眼去看他，只是说：

“先生，夜深了，请归置归置您的书本，我要把这些个桌椅收进咖啡馆里去了……”

他盯着那个侍者，连这家伙都想要摆脱他呢！

正穿过大街的一辆汽车声使他一惊。在夜的静寂中，大海的涛声清晰可闻。那声音，夹杂着树枝的沙沙低语，和他的脚步声一起跌落在柏油路上。

他走上了旅店四层，走进他那间冰冷的房间，和衣倒在了床上。他把双手交叉着垫在脑后，眼睁睁地盯着上面，盯着挂在顶棚上的那盏吊灯。

他用左手的手背去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庞，抹去那滴他感到困难以自控而已经流在脸颊上的泪珠。自语道：

“我必须忘却，必须接受现实，就像这年月许多人那样

地活着……”

他安慰自己说，这就是生活之道，我们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自从亚当被赶出乐园，人类就再也知道爱为何物。在欲望和爱情之间作出抉择是很难的。受到苹果之惑，吃了，从那天起，第一个“亚当”便把自己钉在他所选择的柱子上去了！

但是，他并不愿意成为像哈贾吉或艾布·扎尔^①那样的人！

他望着窗户，想起了那条老街。街边院墙的模样，是特别值得自豪的。墙上褪色的浮雕，和破旧的裂缝交织在一起。裂缝中飘溢出辛辣的调味气息，那气息随后又溶入了湿润的泥土芳香和海水的潮气之中。

那时，哈吉·布哈勒法叶老爹总要训斥我们这些小孩儿，要我们回家睡去；那时，我们每晚都要玩儿，弄得绣花衣服和小圆帽上满是尘土。

那条老街，便是以哈吉·布哈勒法叶命名的。这位老爹，还在人世吗？或者，他也已经离开了老街？那家我们托着生面包盘拿去烤制的面包房，是否还在？还有……还有……

每天晚上，他总是沉浸在这些遐想之中。

离开旅店，朝办公的地方走去。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诅咒着自己的这份差使。这差使令人折磨，压制了他诗人的心声，他的头上已经生出了些许白发。这差使的氛围，没有

① 哈贾吉·本·尤素夫·塞格非（660—714），阿拉伯将领及演说家，为人颇残忍，深受非议。艾布·扎尔·基法利（？—652），圣门子弟，后被哈里发奥斯曼放逐至农村。——译者

任何可以吸引他的地方。

在办公室里，每天早上纷纷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小，直至最后已悄然无声了。有的人离开了工作，去经商了；有的人职务升迁，去别的城市了……他深深地吐了口气，回到了办公室，回到了那堆可诅咒的档案旁，一边还在哀叹着自己摊上这差使的厄运。

下班出来，这几天他照例还是在街上转悠。一路看着墙，墙上贴着的那些字条，有报丧的，有宣告新进商品的，都老一套！房子老了，朋友们也都老了。在这些窄小的街上相遇时，都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来，也认不出来了。他们也一样，也认不出他来。唯有那大海和花香，还青春依旧。

麦赫穆德来到他旧时居住的街区，向左拐，走向正对着他那条老街的金黄色的沙滩。那里有一块岩石，半截沉浸在海水之中。他弯下身，坐在岩石的边沿上，面向海水，背对着上空的太阳，他那黑色的身影，在闪闪发光的水面上晃动。

他思绪万千……

海边耸立起来的一座座大楼，使大海退缩了。海，仿佛是在躲避着那些楼房。但是，它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变得渺小。海，永远是深邃的。在那边，永远有敌人的处所。海。要人们顶住，像这些岩石一样。

大海有它自己奇妙的习惯。愤怒时呈现一种色彩，安详时又变了一种颜色。当大海在拥抱孩童和大人时，蔚蓝之色浮现在了它的脸庞……有时，在夏日的晚上，在月光下面，它会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你会发现，它是在向海螺、贝壳讲述美人鱼的故事……

大海，教会了人们忍耐和勇敢。

他想起了哈吉·布哈勒法叶老爹的一些话语：

“深邃啊，就像大海一样！”

“离远些！这是海，你不善浮游此中。”

“那人的灵魂像海水般清纯。”

一个击打在岩石上的巨浪把他惊醒，打湿了他的脸。他用舌尖舔了舔苦涩的海水，抹抹双眼，向前方看去。那是一片恒古、永久的静寂。这静寂，也许只有他能懂得。

怀着一种难以自制的爱怜，他看见几叶扁舟正准备远航。海鸥舞动着白色的翅膀，在为它们送行。

他拍打了一下双手，离开大海，走向老街，向那条布哈勒法叶大街走去。岁月变迁，父亲去世后，他家便从这儿搬走了。父亲是不愿离开这个伊赫利比什老区到别处去住的，他常说：

“我不愿离开大海的气息去闻那干枯的野百里香枝的味儿；不愿离开大海的金色沙滩去蒙受夫维哈脱地区黑色的泥尘！”

这里曾有布拉威大叔车轮的声音。那辆车每周都要载着妇女和儿童把他们送到其它地区去走亲戚。挂在马脖子上的黄铜铃铛发出的声音十分悦耳。马儿大摇大摆地走着，马鬃用指甲花染得通红。

这里还有谢哈特大叔的骡子拖着的运石车车轮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有哈吉·布哈勒法叶老爹在夏日晚上呼唤他孩子的声音。

在这个中午时分，当他走近这条老街尽头的古老的清真寺时，这些声音仿佛都传入了他的耳中。

他又想起了宰奴葩，那个邻家的姑娘。当那姑娘顶着生面包盘向面包房走去时，他便上去搭话，拦住她，要替她顶那盘子。他把自己的小脑袋也伸进了盘子底下，让自己的脸跟她的脸紧贴着。她冲他一笑，脸却羞红了。

跟她挨着向面包房走去时，他就爱听那姑娘讲故事。讲啊，讲啊，她就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的谢赫莱楂德一样，反复讲着那些美丽的故事。

有一次，姑娘跟他讲起了自己的父亲，讲他如何为了躲避敌人的暴行，藏进了老房子那间废弃的后屋里。当时，他的脸色都变了，变得像他那发黄的稠密胡子一个色儿了。还有一次，她坐在父亲身旁，乘着布拉威大叔的马车，穿过城里的街道，到白尔凯地区去。马车停在先知达伍德的陵墓前，父亲便去祖父墓前念诵《古兰经》的开端章。她祖父，是在吉勒雅乃战役中被杀害的。

她讲啊，讲啊，而麦赫穆德就是要听她的声音而别无它求。一路上，宰奴葩看着他，自己不断地讲着。宰奴葩的眼珠，像奶牛的眼睛一样的漆黑；她的头巾，白得像是清晨挤出的乳汁；她的话音，像是古老寺院里修女的细语……

麦赫穆德突然听到一个低沉却很有力的声音。他看见，身后站着的正是拄着根拐杖的哈吉·布哈勒法叶老爹！

望着这位像大海中的岩石一样庄严、坚实的老人，淡去的记忆和旧日的故事又一起涌上了他的心头。

老人始终未曾离开这一地区！

哈吉·布哈勒法叶老爹倚在古清真寺墙边的条凳前，抚摸着寺壁，绽开了笑容。以前，是他对这座清真寺进行了修缮。

我耳中仿佛又听到他在夏日晚上对我们讲的那些话语：

“你们看见海鸟们捕食归来了吗？它们现在乏了，栖息在黑色的海岩上，黑夜将会降临，用夜色覆盖这海和大地。但是，黎明最终将冲破黑夜，喷薄而出。曙色将映照天空，拥抱阳光。太阳将用自己的翅膀拥住晨曦，就像你们的母亲在冬日的晚上拥着幼小的你们一样……”

我在石凳上挨着他坐下后，哈吉问道：

“麦赫穆德，家里怎么样？母亲和兄弟们都好吗？求真主怜悯你父亲，他是个好医生，区里的居民失去他了。他什么都不索取，嘴上总挂着笑……”

我向他道了平安，并问起他的情况。只见他用左手手背擦了擦脸，抹去流在脸颊上的泪水，低声答道：

“就像你看到的一样。孩子们都成亲离开家了……米拉德在国外的一家公司里任职，麦斯奥德在一个大商场里做生意，艾赫麦德在扎维叶城的部队里……我的健康已不允许我再干活了。我跟他们说，除非抬着出去，否则我是不会离开这条街的！让孩子们见鬼去吧，我不是亚当，不会离开我这乐园的！”

我从懂事起，就不知道他有什么固定的职业。有时，你能看见他在清晨用海水洗羊皮，去刺，梳毛，然后进行鞣制，第二天便搭在肩上去集市的商家，由本地的有钱人或外国人来购买；有时，你会见他对旧房子进行修缮，他常常是自愿去维修区里的清真寺的。他也会用自己精于制作的红砖去修补面包炉。每天工作时，他总是烟不离嘴。自嘲道：

“年轻人，我不像你们，我不浪费火柴棍儿啊！”

接着挖苦道：

“你们成年累月地上学，但不精通手艺。瞧我，不像你们，没学过，可我精通好几门手艺呢！我不想学的唯一一门手艺便是开汽车，学偷懒不是咱们的传统。我知道，汽车是随着意大利人，后来是英国人一起来的，就为了让咱们扔掉老手艺，认认真真的手艺……”

他美滋滋地吸了一口卷烟，又说：

“他们要能生产一米长的烟，该有多好！”

说罢哈哈一乐，接着道：

“瞧，你们的布拉威大叔，从早到晚，就赶着他那辆装着铜铃和蓝色汽油灯的马车，来养家糊口和喂饱那匹马。他从不向任何人伸手的……还有你们的谢哈特大叔，每天都赶着他那头骡子在忙活，运送沙土。市政府或者某个人只付给他很少一点儿酬金，可他还很乐意干这活儿……你们知道吗，那辆大车，是他自个儿攒的呢！”

哈吉·布哈勒法叶在石凳上换了个坐姿，看着我们的脸，接着讲了下去：

“战争快结束时，意大利人从咱们国家撤走了，你们的谢哈特大叔发现，冲着大海的那座监狱后面有一堆散了架的大炮部件，下面还支着两个铁轮子。他拆下轮子和大炮的一些轴承，就攒了那辆大车……骡子呢，是他爸留给他的。以前，他爸就用这骡子，把粮食悄悄地运到城郊去，送给圣战者们。打那以后，你大叔就得了个谢哈特（化子）的外号。因为，攒那辆车，他可一毛没花啊！”

老爹用第一支烟的烟尾点燃了另一根烟，接着说道：

“他可是个坚忍不拔的汉子，现在，骡子死子，他就蹲在家门口，看着是否某个邻居要请他帮忙，让他把一些货物

背到集市上去，他的腰都弯了……不管怎么说，这街上骡子的味儿虽然冲，那也比汽车的毒气儿好啊！”

有一次，哈吉·布哈勒法叶老爹离开了这条大街，人们议论纷纷，不知他为什么走了。他的一个孩子告诉我们说：老爹跟女婿出国了，去治病！上哪儿？上法国！我们都惊得张口结舌。离开他那些个活儿，离开他这条老街，他能受得了吗？他打哪儿去找自己喜欢的烟抽？

他的儿子念叨道：

“我了解我爹，他那烟抽完了，准得回来！”

一天清早，有人看见哈吉·布哈勒法叶老爹双手叉在胸前，嘴里叼着烟，不时跟来向他道平安的人握手……那天晚上，这地区的一些大人小伙都围坐在他的身边。他盯着那一一张张劳累的脸，感叹地打开了话题：

“要有人再去那国家，该带只小盒子，里面装两只苍蝇，一公一母……”

大伙儿都惊讶地看着他，他却半开玩笑半正经地接着说道：

“好在那儿繁殖啊，他们的国家里不知道有这种玩意儿呢！”

又气呼呼地说：

“要知道，他们那儿可没擦皮鞋的！我在那儿的那段时间里，黄皮鞋上没见有过土。大街上，什么都干干净净的。女人可漂亮着呢！医院里，只能听到轻轻的音乐声。人家说了，那能帮助治病……”

在场的一个人挖苦道：

“那你干吗回来，光让你那亲戚留在那儿？”

老爹看了看装着他特喜欢的卷烟的烟盒，接口道：

“我受不了，我这些个烟卷抽完了，我可不爱改了我这习性，所以就回来了！”

哈吉·布哈勒法叶老爹常常感叹地谈起他那次旅行。但是，在1956年三国入侵埃及以后他就再不谈了。他常一边梳理皮毛，一边说：

“说到底，他们跟意大利人是一路货，都是异教徒，不喜欢阿拉伯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难道还不够吗？”

晚上，麦赫穆德夹了一卷报纸回到旅店。看见服务员那儿有他的一封信，是他朋友侯赛因送来的。信上说，要赶紧跟他联系。

他知道，侯赛因还和家人一起住在伊赫利比什区的南部。那地方，有一批人颇具爱心并有见识，深得人心。侯赛因便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在一家石油公司的工作，在自己家的附近开了一个机械铺，并投入了工人运动。1956年战争时，他参加了在市内大街小巷举行的多次游行。他常常散发传单，反对当局。他喜欢读诗、背诗。此外，他还是个活跃的工会工作者，一个文化人。

麦赫穆德想起，在这城市里一个诗人的诗集出版时，他曾评论道：

“老兄，在过去，诗人把自己看做是先知先觉者，这值得自豪。后来，作诗的受人唾弃，被人咒骂，这有时也还能接受。而现在，写诗成为专职的了，这就完了……”

另一次，一家地方报纸发表了一篇小说，他评论道：

“小说嘛，老兄，应该能撞击读者的灵魂。它应该像根

棍子，让读者感到自己是属于哪种货。写小说的，应该具备特别的敏感，像狗一样敏感。不只是去看这现实本身，而是要去舔现实的泪珠！”

当麦赫穆德来到侯赛因家的门前时，他想起了这一切。洋葱、西红柿、青椒的香味正从他家中飘逸出来。麦赫穆德看了一眼清真寺那尖尖的，静悄悄地俯视着墓地围墙的宣礼塔，伸手去敲固定在门上的铜环。

侯赛因打开门，说：

“请进！我在旅馆前等了你很久，你上哪儿去了？！”

麦赫穆德在一把木椅上坐下，答道：

“我去咱们的老街转了转，正巧还碰见了哈吉·布哈勒法叶老爹。你都快认不出他了，声音小了，颧骨更凸出了。老兄，岁月不饶人哪！他的孩子们怎么求，他都不愿离开故居，还守着他那地儿，守着他那习惯和他的卷烟……你有事儿就说吧！”

侯赛因在麦赫穆德耳边低声道：

“没听说吗？今儿早上发现城里到处都散发了传单，警察已受命抓嫌疑分子了。有些人已经被逮捕……”

麦赫穆德打断道：

“这跟我又有什么相干？这阴影，这民族主义的阴影，打1951年大游行以后总是缠着我们……”

“可我们在咖啡馆里的议论声大得连外面都能听见，像奥斯曼之类的人肯定会去报告的！”

“我们谈的是纳赛尔和他与西方的抗衡啊！我们谈的是白雅贴和哈维的诗啊！”

侯赛因突然改变了话题，说：

“随它去吧！咱们先趁热吃晚饭。”

麦赫穆德开始吃饭，但显得有些紧张。热汤是用青椒和腊肉煲的。他问起了侯赛因的父母亲，侯赛因道：

“都很好。”

接着又说：

“我建议你把旅馆房间里那些能引起怀疑的书清理一下，藏到布哈勒法叶老爹家去，他总是我们的保护伞啊！”

麦赫穆德点头表示同意，又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两眼盯着房间的木板顶棚，突然恨恨地道：

“1951年大游行，由于参加了‘联盟会’，咱们受到拘捕。1956年焚烧了英军仓库。又不光是咱们几个干的，大批群众攻击英国使馆，砸烂使馆大门，点燃了仓库……”

侯赛因分析道：

“不管怎么说，那些还算不了什么，咱们也都脱身了，因为那会儿咱们还都是青年学生。这会儿的形势可就不同了，这是在1961年！传单的措词很尖锐，很激烈，是反对国内制度的。我看过了，传单要求公道，并撤除军事基地……”

麦赫穆德仿佛道歉似地轻轻道：

“我对我那份工作，对咖啡馆和那些伙伴都厌倦了，对政治活动也厌倦了。你也看见了，现在我只是写写小说。虽然如此，那股阴影还是在缠着我……我希望别让人说中了，这会使我父母生气的！”

侯赛因笑了笑，把他送到门口。两眼像猫捉老鼠似地往街上一扫，在他耳边轻轻道：

“过去的错，没法抹掉，就像你过去的文字没法更改一